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六至六百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孫鶴年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内臣部

賢行　薦賢　忠直　才識

賢行

夫居宫掖之職親日月之光宣達是司出納惟允而乃謙虚繇性仁恕成風清約自居謹厚有裕斯固君子之所尚識者之攸崇者也歷代已還良史所述事行所異

斯可觀焉

漢北宮伯子姓北宮名伯子孝文時以長者愛人故親近

張賀車騎將軍安世之兄孝武時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後漢鄭衆字季産南陽犨人為人謹敏和帝時為中常侍以誅竇憲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毎辭多受少繇是常與議事與音預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和帝時為中常侍預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敏每至休沐輒閉門絶賓暴體田野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安帝時為黄門從官順帝在東宫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騰用事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及為大長秋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為能吏時

人嗟美髙後為司徒告賔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

馬

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神仙傳云巴蜀郡人順帝世給事掖庭補黄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

良賀順帝時為大長秋清儉退厚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引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宫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

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鞅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卒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辭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自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以強為都鄉侯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

丁肅濟陰人靈帝時為中官與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

吳伉甘陵人爲小黄門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甞托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後魏趙黒字文静涼州人恭謹小心太武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累遷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封河内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私賂黒曰官髙禄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太武時歷異州并州刺史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小之爲并州以郡祚爲主

薄重祚文才兼美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以忠厚謹慎為侍御中散文成時為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為内部坐大官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以積勞至曹監中給事累遷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繇是被孝文恩寵

杞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堅為給事中小心謹慎常在左右

仇儼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孝文太和中為虎牢鎮將王遇宣武初為兼將作大匠廢后馮氏之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

後唐張承業天祐中為太原監軍時盧質在莊宗幕下

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為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恐盧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或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為之藻籍也及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為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終身但稱舊官而已

張居翰同光中為樞密使時内職干政拜官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覊旅秉時擢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顔免過而已僞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雒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中官向延嗣馳騎齎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揩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居

翰性和而静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恵農有仁者之心焉及明宗入繼陽居翰謁見於至德宫待罪雪涕乞歸田里遂還長安焉

薦賢

古者稽象緯建官名爰設内臣用謹宫戒秦漢仍襲親任以隆傅近帷幄之中受宣機密之命其有竭節幹用勤心納忠夙懐永圖克蘊明識推擇髦俊以揚于王庭薦述勲賢用熙乎帝載致國富良士野無遺材經濟大

猷翊亮鴻業所以能上應四星之象其在是乎

勃鞮晉之内臣晉侯問原守於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良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景監秦孝公之寵臣孝公欲脩繆公之業下令國中求賢者公孫鞅因景監以求見孝公

繆賢為趙宦者令時藺相如為其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

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

則幸得脱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趙王召相如令使秦秦無意償趙城相如竟全璧而歸

後漢雷𥊳為大長秋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温宏農奐潁川堂谿趙典等

唐吐突承璀自神策中尉出為淮南監軍使及徵入復為中尉乃引節度使李鄘為相元和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鄘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

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且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旣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罷爲户部尚書

崔潭峻爲荆南監軍使時監察御史元稹謫爲江陵府士曹參軍潭峻禮接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宫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悦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宫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後唐張承業為太原監軍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為霸府從事焉

忠直

夫策名委質守節無二便蕃左右盡規竭力皆忠之屬

也周官寺人之職蓋所以給事宮掖周旋禁闥出納王命為之宻侍所以親信者焉而有天資直諒居然異稟事君盡禮抗直無撓或託諷以補過或盡言而竭誠以至保持正人申其寃滯輔翼儲貳制其動揺或以成湯寇之功或以立去惡之效仗節死難無所顧避史所記皆可稱述焉

履鞮晉獻公時人（即寺人披一云勃貂又名勃鞮字伯楚）獻公使履鞮趣殺公子重耳踰垣履鞮遂斬其衣袪遂奔狄晉惠公立

畏重耳乃使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遂奔齊後返國大臣吕甥郤芮欲謀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履鞮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無蒲翟乎且管仲射鈎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

矣於是見之

管蘇楚人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遺我以禮為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漢史游元帝時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後漢鄭衆和帝初自中常侍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以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盡心敦慎數犯嚴顏輔弼得失
孫程順帝時自中黄門擢拜騎都尉永建初虞詡為司
隷校尉中常侍張防毎請託取受詡輙案之而屢寢不
報詡乃自繫廷尉奏言防罪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
校防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程與宦者張賢孟叔
馬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事具内臣規諫門時防立
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
就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帝娥也

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
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
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
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
呂強靈帝時為中常侍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
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
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
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

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貪穢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聞帝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後魏趙黒獻文時為侍中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亢言者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帝怒變色復以問黒黒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悅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

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祚於孝文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孫處顯爲荆州選部監公孫處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嫉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

杞嶷孝文時自中常侍遷中曹侍御尚書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後爲涇州刺史從駕南征嘗參侍左右以嶷耆老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

劉鵬與王質等俱為中官孝文遷雒鵬嘗為宫官幽后之惑薛菩薩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張景嵩毛暢孝明時俱為黄門每承間陳元乂之惡於帝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乂元乂太后妹夫也時内外喧喧云乂還入知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乂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讀之

知無廢已狀意為小解然又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

北齊田敬宗為中官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體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唐竇文場德宗初為中官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並無至者唯文場及宦官霍仙鳴率諸中官及親王左右從行

劉貞亮貞元末爲宦官性忠直蹈義順宗寢疾翰林學士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每中官李忠言宣命内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之爭知其朋徒日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至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及太子受禪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盡累遷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

景忠信爲中使元和中宣武軍節度使韓宏爲平淮西

都統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搶馳請救於忠武李光顏以小潑橋賊之保也秉其無備使大將軍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𧾷系是不克救重胤宏以光顏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宏不敢留會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城繫之走馬入見具其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即往釋穎及朝隱

馬存亮為內飛龍使神策軍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

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中尉王守澄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存亮同入見爭於帝前曰今謀反者申錫爾何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

楊復光乾寧中為內侍巢寇之亂復光監忠武軍屯於鄧州以遏賊衝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授偽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即赴之酒

酣岌言及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
義所趣者利害如不顧恩義不規利害非夫也公自
匹夫享公侯之貴而舍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
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發岌亦為之流涕岌曰岌不
能獨力拒賊貎奉而已而心圖之故召公言事瀝酒為
盟是夜復光乃遣其假子賁守亮殺賊使於傳舍
後唐張承業為太原監軍武皇屬以後事曰吾兒孤弱
羣庶縱横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援立嗣主平內

難策略居多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介弟在晉陽宫或不以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歛手民俗不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宫省太后須錢蒱博給伶官嘗置酒於泉府莊宗酒酣命興聖宫使李繼岌為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寳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繼岌小字和哥）無錢使七哥（七哥謂承業也）與此一積寳

馬非殊恵也承業謝曰郎君歌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承業曰臣老勑使非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訪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為本朝誅汴賊王為惜庫物斬張承業首死亦無愧於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温逆賊未嘗有一言

効忠而敢依阿諂附揮拳踣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於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為吾痛飲兩巵分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宫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

焦彦賓為西川監軍使在同光世有軍功守道忠正為巷伯之英秀

才識

語曰之才之美又曰多學而識若乃位居丹禁職重內庭性識通明學術優異或精於明法或審於音律或知星而察變或制藝以濟時信為道不羣故希世而可貴者也

秦趙高始皇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軍府令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

漢趙談文帝時宦者以星氣幸

李延年中山人武帝時給事狗監中主獵犬也善歌為新變聲是時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

宏恭宣帝時為中黄門明習法令故事

史游元帝世為黄門令作急就一篇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有才學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

奏上之帝善其能自後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李延靈帝時為中官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事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趙祐爲中官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吴伉爲小黄門善爲風角博達事奉公稱之

後魏劇鵬孝文時爲給事中粗通經史閑曉文事

王質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内典監累遷至大長秋

賈粲頗涉書記宣武末漸被知識得充内任

北齊田敬宗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門侍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舘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頗之推重其勤學甚

加開奬後遂通顯

唐李輔國粗知書計為僕事髙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

閑廐簿籍

孫知古為内侍初田承嗣於魏州為安禄山史思明父

子立祠宇知古因使宣慰潛諷承嗣遽毁除之知古使

還具以聞以承嗣同平章事奬之也

魚朝恩天寳末入内侍省性黠慧善宣荅通書計

楊復恭幼入内侍省知書有學術累遷至觀軍容使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六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內臣部

將兵　監軍　立功　幹事

將兵

夫近侍之臣雖宣於命令統帥之任實寄於腹心當經畧之未靖惟材能之斯委觀其漢氏中微元魏多事逮玆唐室荐罹寇難寓縣挺災金革不息乃有禀忠厚之

性懷將領之材或付之禁衛之師或委之征伐之任或
監示於方面或扈從於乘輿或能震耀天威恢張師律
克施拱極之效聿成靖亂之勲論而次之埀諸簡册俾
後之觀者庶知前王之權畧矣
後漢蹇碩為小黄門桓帝置西園八校尉以碩為上軍
校尉又以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
隷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後魏孫小為西臺中散太武幸爪步慮有北寇之虞乃

加小左衛將軍除留臺軍將
杞疑為中常侍孝文時累遷殿中侍御尚書以統宿衛
唐楊思勗玄宗時為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
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
思勗將討之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
詔率兵討之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
反思勗又統兵討平之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
魯馮憐等聚徒作亂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州兵及淮南

弩手十萬討之

李輔國天寶末侍太子如朔方肅宗至德初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

程元振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代宗寶應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魚朝恩為品官給事黄門寶應初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

朝恩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

河維朝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初改為天下

觀軍容宣慰處置等使

竇文場德宗建中末與霍僊鳴從幸奉天左右禁旅委
文場僊鳴主之文場累遷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内侍省
事監勾當左神策軍僊鳴累遷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
省事監勾當右神策軍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
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軍
護軍中尉僊鳴為右神策軍中尉又以監左神威軍使

内侍兼内謁者監張尚進為左神威軍中護軍監右神威軍使内侍兼内謁者監焦希望為右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與中護軍古有其官自國朝未嘗置其員秩也帝以禁衛嚴密又崇寵中貴故異其名而授文場等第五守亮為開府内常侍貞元十四年霍僊鳴卒以守亮為右軍中尉

楊志廉與孫榮義並為内給事貞元十七年以志廉為内常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副使榮義為内常侍右神

策護軍中尉副使二十年以志廉為特進左監門大將
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榮義為特進右
武衛大將軍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薛盈珍貞元末為內侍省內侍知省事充右神策軍護
軍中尉副使憲宗元和初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
街功德使
吐突承璀為內常侍元和元年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左
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累遷左衛上將軍四

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南浙
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時諫官御史上
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
郁段平仲言尤激切憲宗不獲已乃改充鎮州已東招
撫處置等使出師經年無功乃密遣人告王承宗令上
疏待罪許以罷兵承宗表至朝廷罷兵承璀班師為禁
兵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帝不獲已降為軍器使出為
南監軍八年復為神策中尉

第五國珍元和二年為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充神
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程文幹為内侍省監知省事元和五年遷右監門衛將
軍知内侍省事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
彭獻忠為右武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元和七年充左衛
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梁守謙為内常侍元和十三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
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十五年十月涇州奏吐

蕃大軍去州三十里下營命守謙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赴涇州救援

馬進潭元和末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楊承和穆宗長慶初為右神策軍副使

馬存亮長慶中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劉弘規為鴻臚禮賓使敬宗即位以弘規為左神策護軍中尉

魏弘簡為内弓箭庫使寶歷二年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王守澄知樞密事文宗即位以守澄為驃騎大將軍充右神策軍中尉
仇士良魚志弘太和末為左右軍中尉又云太和九年士良等因甘露事率禁兵殺宰相王涯等二十一家自是權歸於士良志弘至宣宗即位復誅其泰甚者而閹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楊欽義大中時為神策中尉

楊玄寔僖宗乾符中為左神策軍中尉

楊復光為黄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賊帥黄巢犯江西以復光為排陣使時招討使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中和中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闗輔

田令孜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左神策軍中尉僖宗幸蜀以令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時自蜀中護駕令孜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

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為五軍令孜總領其權

王彥甫廣明中與田令孜為左右觀軍容使率禁軍從幸興元

西門思恭中和中為觀軍容使

楊復恭為樞密使光啓二年代田令孜為右軍中尉與典禁軍

劉景宣西門重遂昭宗大順二年為左右神策軍中尉

駱全瓘景福二年代西門重遂為神策右軍中尉

景尉脩宗道弼光化元年為左右軍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光化二年為兩軍中尉

韓全誨張弘彥天復初為兩軍中尉

監軍

古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蓋不得已而用之也觀夫唐制始自肅宗參用內臣典制軍政或涖戎於征討或護兵於鎮守申嚴有翼則往無不濟愛克厥威則功或罔成雖委以腹心誠無外顧而貞其師律或爽嘉猷信利

害之相兼否臧之不一也

唐魚朝恩𤣥宗天寶末為品官給事黄門肅宗至徳中嘗令兼用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也

竇文場王希遷皆為將軍徳宗興元元年以文場兼神策軍左廂兵馬希遷兼神策軍右廂兵馬

孟介貞元八年為宣武監軍

王定遠貞元十一年為河東監軍節度使李自良卒行

軍司馬李説授任先是定遠以閒德宗授説告命定遠以始謀為李説説深德之自是河東軍政多出於監軍焉貞元十四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

主將

薛盈珍貞元中為鄭滑監軍

吐突承璀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憲宗元和六年出為淮南節度監軍使

梁守謙為內常侍知樞密元和十一年命守謙宣慰淮

西諸軍因留監進討授以虛名告身五百通及金銀錢帛以勸死士

王守澄元和中為徐州監軍

崔潭峻元和末為荆南監軍

楊承和為右神策副使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以李光顔為陳許節度兼深州節度敕承和充深州諸道兵馬都監長慶二年官軍討伐鎮州率命中使參護其軍號為監陣多選勁騎自衛觀望勝則乘驛急聞以邀爵賞敗則迫脅戎帥致其怙慣故以兩河之衆討數州之叛師老力屈終議赦之固因統馭非才亦由監陣擾

之
也
段文政為內常侍長慶二年鎮州兵亂賊圍深州以文
政充都監領鄭滑河陽陳許三道兵赴深州應援
馬存亮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長慶四年以存亮為淮南
監軍使
楊叔元文宗太和中為山南西道監軍使
李榮成太和四年興元軍亂節度使李絳被害命榮成
充興元監軍使

王守涓守澄弟也太和中為徐州監軍

田令孜本姓陳懿宗咸通後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僖宗乾符中盜起關中諸軍誅盜以令孜為觀軍容等使後幸梁州永為西川監軍

王建自為蜀帥仍舊監軍事

楊玄价為内常侍咸通中為河南監軍

楊復恭幼入内侍省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命復恭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為宣徽使

楊復光為小黄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王僊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後僊芝陷荆襄以宋威為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威敗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代宋威復光監光武軍屯於鄧州中和初復光赴援京師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初以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天下兵馬都監軍時老疾不行詔令復光代之

袁季貞為河中都監昭宗乾寧三年以季貞充邠寧四

面行營兵馬都監押

後唐張承業唐光啓中為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為河南監軍

張居翰唐末為樞密承旨昭宗在華下起授內侍嘗出監幽州軍事

立功

功名之立君子之所尚也故載之今甲藏於盟府以垂

乎不朽者焉乃有列職禁闈祗事帝右忠而能力勇且知方或應變矢謨克平於大憝或從行執鋭屢摧乎勍敵或竭誠而濟難或悉力以盪寇用能立事當世流芳策書論而次之固亦以勸事君者之忠藎爾

後漢鄭衆為内侍大將軍竇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長城人貝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隂人（悺音工奐切又音館）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

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拑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拑與鉗古字通音其炎反皆莫有言者帝逼畏久常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有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敬禮小簡不宜收其兄弟送雒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貝瑗嘗

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馆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廹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爾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意帝輒囓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趙忠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黄門以與誅梁冀功封

都鄉侯

後魏孫小初内侍太武東宫以聰識有智畧轉西臺中

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

仇雒大武時為給事黄門侍郎從征平凉以功超遷散

騎常侍

唐楊思朂中宗初從事内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

青光禄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將軍時安南首領梅玄

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遑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募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横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平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十餘人斬黨三萬

餘級復積屍為京觀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衆作亂陷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天子遊魯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進討兵至瀧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據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馬口金玉巨萬計

魚朝恩為右監門衞將軍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

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比至華陰朝恩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皇甫政德宗時内臣也貞元中福建叛卒逐其觀察使吳詵既而福州兵四百餘人潰亡入海延至溫台明州寇掠鄉閭頗為人患帝憂其滋長令政設策備之政乃令從事韋萬巡撫三州擇海浦形便起城柵修艦教習選士豪者為統將以招討之萬有方畧數月之間擒獲

頗衆餘悉降之自是潁海皆寧萬及將吏各加官賜帛各有差

楊復光咸通中樞密使楊玄翼之猶子也乾符中為内侍王僊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後僊芝陷荆襄以宋威為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威敗復光乃總其衆控扼於襄鄧之間僊芝敗乃移監許州中和初巢讓陷京師許州帥周岌稱臣二賊復光斬其偽使會許州秦宗權叛岌遂得衆三千人復説宗權赴難

宗權遣其將王淑以兵八千從入至南陽淑遲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衆分為八部則鹿晏孔龐從韓建王建晉暉張造李師太是也簡一人未獲尋收鄧州復召徐州宗州壽州荆門等軍赴援京師皆從之衆踰二萬乃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初以觀軍容使思恭為天下兵馬都監時老疾不行詔令復光代之既破巢讓朝廷方議其功以其年六月暴終

馬存亮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敬宗長慶四年四月丙

中有賊犯右銀臺門入宮時帝在清思殿擊毬聞之驚出違難至左軍存亮匍匐出迎捧帝足嗚咽涕泣自負帝入軍既安堵存亮又令驍將康藝全率騎卒入宮討賊賊衆殲焉初帝始至軍憂太皇后之隔存亮復以二百騎迎二后至安於軍中丁酉帝還宫

幹事

内臣之職載於周官見於左氏秦漢而下乃有性質忠厚智識開敏或居出納之任或釐中外之務而能乃心

王室恪居官次夙夜匪懈夙雨不已提綱而衆目皆治投及而盤根必解職修而事舉功成而名著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斯之謂矣

秦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宫為宦者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軍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漢石顯弘恭皆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皆任

中書官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

侯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

曰大常侍

後漢鄭衆字季產南陽人爲人謹敏有心機位大長秋

蔡倫有才學盡心敏慎爲尚方令和帝永元九年監作

秘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曹騰爲大長秋加位特進用事省闥三十年餘事四帝

未嘗有過

後魏仇雒齊中山人為給事黄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户隱匿漏脱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户樂葵因是請採漏户供為絲綿自從逃户占為紬璽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户帥徧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户口錯亂不可簡括雒齊奏議罷之屬郡縣

趙黒大武時以恭敬小心帝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幸又遷侍御典監藏後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

任舉頗得其人
孫小字茂翹咸陽人内侍東宫聰識有智畧累遷給事
中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并州刺史州内四
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
杞嶷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自總納言職
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
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
王質高陽人為鎮遠將軍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

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

張祐為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

李堅初事文明太后稍遷給事中小心謹慎常在左右

孝文遷雒轉被委授為太僕卿簡課牧産多有滋息

白整者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遷中常侍太和末為長秋卿

成軌者孝文時為謁者僕射以謹厚稱時有奏發輒合

帝心車駕南征專進御膳時帝不豫嘗居禁中晝夜無
懈
王遇宣武初兼將作大匠性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
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雒京東郊馬射壇殿修
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内外諸門制度
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
均其勞逸
唐高力士性謹密能傳詔勑授宮闈丞開元初為右監

門將軍知內侍省事𤣥宗嘗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穏

李輔國知書計事高力士令掌閑廐中簿籍天寶中閑

廐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宫焉

吐突承璀幼以小黄門值東宫性敏慧有力幹後為神

策中尉

楊復光慷慨負節義有籌畧僖宗中和初為天下兵馬

都監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莊宗在位太原事一委承

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咸盡力

焉

册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七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内臣部

翊佐　規諫

翊佐

夫丕統繼世荷三靈之睠協力諫議資中人之助自炎漢甫定外戚擅權積成姦威幾易皇胄賴其忠言響應群疑氷釋輔正神器翊登天極降及於後益濟其美首

公竭節扶危成安昭諸信書厥有丕績者焉

漢張澤為宦者令太尉周勃與丞相陳平誅諸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初東牟侯與太僕滕公入清宫殿麾左右執戟者皆仆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澤諭告示亦去兵

後漢孫程為中黄門給事長樂宫遷中常侍順帝為太子時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讒太子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北鄉侯立為天

子其年十月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姓興名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斬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嘗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甍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

閏陳逵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逵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内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刄脅閏曰今當立濟隂王無得摇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隂王立之是為順帝

曹騰為中常侍桓帝即位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

曹節為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功封

侯

後魏趙黒字文靖為侍中封河内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亢言者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黒黒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説其盛明萬物懐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歳若聖性淵遠欲順神味道者臣黒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祚於孝文

王溫字桃陽為尚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延昌四年群官迎孝明於東宮溫於卧中起帝與保母扶抱入踐帝位

平季字稚穆為中給事中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即位超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

唐李輔國少侍東宮天寶末𤣥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乃獻䇿請分兵北如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

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係人心及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程元振直内侍省為内射生使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皇后張氏有寵無子慮失權勢結少子越王係密搆異謀將圖廢立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元振知之潛發於李輔國輔國久典禁兵素與皇后嫌隙及聞元振言有自得色乃與元振定策伏兵於凌霄門擁太子請不赴召以兵翼太子入飛龍廄候變而動既夜輔國元振乃勒

兵會於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同謀中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百餘人禁錮之逼皇后幽於别殿丁卯肅宗疾不起元振等始迎太子於九僊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已巳即皇帝位是為代宗

俱文珍從義父改姓劉名貞亮順宗自正月即位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時王叔文韋執誼等專政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閤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中官李忠言特詔王伾為之内主執誼行

之於外朋黨讙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厭毒慮其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於是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内離外有韋臯裴均嚴綬等牋表而文珍與中官劉光奇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啟帝帝固厭倦萬機㿄惡叔文等至七月乙未遂詔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命太子句當軍國事及太子受内禪時議嘉其忠

蓋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王守澄元和末入侍憲宗疾大漸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策立穆宗

楊復恭為觀軍容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不豫未知所主羣臣以吉王最賢將立之復恭請以封王監國乃宣遺詔立為皇太弟遂即帝位是為昭宗加復恭開府金吾上將軍

劉景宣與西門重遂為兩軍中尉昭宗大順二年十二

月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横出入以兵仗自隨景宣重遂懼其覬圖非望乃傳詔召順節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景宣重遂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伊先審斫順節頭隨劍落

後唐張承業昭宗時以寺入監河東軍及誅内官太祖雖奉詔命實保憐之匿於斛律佛寺其後復以為監軍待遇益至承業每獻欷感德後太祖病篤啟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庶縱横後事公善籌之承業

奉遺顧爰立莊宗初入聽大事時李父振武節度使克寧為管内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兵柄莊宗以軍府事讓之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繼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勲德俱高衆情推伏請當制置以鎮羣心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因率先拜賀初太祖獎勵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下之兵朝夕聚議欲謀為亂及莊宗紹統或强項不拜鬱鬱憤

恍託疾廢事命李存顥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及古
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
寧陰圖禍亂存顥存實欲以克寧之弟謀害承業及李
存璋等欲以并汾九州歸附於梁送貞簡太后為質克
寧意將激發乃擅殺大將軍李存質請授已雲州節度
轄附朔應州為屬郡莊宗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克
寧候莊宗過其第則圖竊發幸臣史敬鎔者亦為克寧
所任盡得其情來告莊宗莊宗謂承業曰季父所為如

此無猶子之情予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
命先帝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后降賊公欲何路求
生不即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
殷説其謀衆咸憤怒三月壬戌命存璋伏甲攻之遂平
其難及莊宗平定河朔連歲出征軍國大事一以委承
業夙夜在公以身犯難不畏强禦蒞官行法督賦徵租
廩藏盈衍帝所倚賴以兄事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令
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

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

規諫

夫通臣盡規不專在於守和而已繇東京已來乃有列宮省之任在皇位之側處乎近習便蕃左右而植性忠厚飭躬方雅詳知前訓通曉吏事辯邪正之攸趣明理亂之所急繇是奮勵悃愊敷陳當否斥姦佞之首叙政

治之失防禁非辟保全良俊建讜議以興國贊經典以愛人或形於奏書辭義可舉或備於進對亮直不回斯足以參乎密侍而資乎訪問者也

後漢孫程順帝時為中黄門拜騎都尉永建元年司隷校尉虞詡以中常侍張防時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乃自繫廷尉奏言其罪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下見一云懷表上殿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

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嘗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以塞天變詔出詡還假印綬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呂彊為中常侍靈帝時封都鄉侯彊辭讓懇惻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

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轘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兼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

其瑣才也瑣小特加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疏鄭玄註周禮云疏草有實者人用不康固不繇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按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緣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糴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

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兊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

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圜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玉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殫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倣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幷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

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椀屬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容其

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所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非條非條飛書也陛下面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惻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紀明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

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及紀明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布之導引也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弊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
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
謀也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
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
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
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
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

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玼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見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玼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初黄巾賊起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及帝懼乃大赦黨人又云司隸校尉陽球奏收故太尉段紀明就獄詰責紀明飲鴆死强上疏追訟紀明功靈帝詔紀明妻子還本郡

後魏王叡孝文時為中史部尚書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

疑從赦不亦善乎帝從之免者千餘人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文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文明太后時已見眷遇為給事中孝文遷雒嘗為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後事莊宗嘗從征討栢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大將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退舍帝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

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帝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帝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高邑帝初獲玉璽諸將勸帝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謁帝從容言曰老奴受先王顧命謹事郎君利害否臧盡合忠言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讎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日望殿下掃除梁汴休戰息民今元惡未平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

靈臣以此爲一未可也緜咸通中便在宫掖每見國家
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闕今
殿下既化家爲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約
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爲人輕笑二未可也老
臣悃悃未願殿下受人推戴者此也大凡舉事量力而
行悠悠之譚無益實事因泣下沾衿帝曰子非所願奈
諸將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於官卤閒至帝悲
慟連日輟食因言曰天奪孫之子布也按五代史承業天祐十九年十

一月卒明年四月
莊宗始即帝位

册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八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內臣部

朋黨　恣横　譴責　貪貨

朋黨

夫親丹扆游黄闥上應躔次下聞謀議其來久矣自兩漢之季五代已往或值王道浸衰朝綱靡振本以宮闈之職遂參樞衡之任共相樹置遞為表裏乃有擢自行

伍膺節制之權拔於寒微踐公台之貴吹噓所至羽翼斯生故無益於為邦但有忝於政治觀夫賢愚之用舍乃知時運之汙隆耳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也倚依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勢也

後漢張讓靈帝時為中常侍封列侯與中常侍趙忠曹

節王甫等相表裏
後魏劉騰自小黄門遷侍中與領軍元乂廢靈太后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孝明書密令防乂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對置乂為外禦騰為内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及卒葬日内官為乂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
賈粲自小黄門累遷為光禄大夫與元乂劉騰等同共謀謨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
唐魚朝恩代宗時為觀軍容使鎮陜州與周智光晛狎

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
光智光本以騎射將後軍嘗有戎捷自行閒登偏裨累
遷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
薛盈珍憲宗時為中貴人有權力於元和初薛謇為代
北營田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中貴人
以族人附進盈珍頻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
建觀察使
魏弘簡穆宗時知樞密初元稹貶江陵士曹荆南監軍

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無何召入翰林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乃罷稹內職以弘簡為弓箭庫使

崔潭峻穆宗時為內常侍京兆尹崔元略以宗人附之遷戶部侍郎外以元略板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

疏指言潭峻方有權寵元畧以諸父事之故雖彈劾而遠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辯且曰一時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選列左右之清班豈臣庸愚敢自干冒天心所擇致驚特達之恩衆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畧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王守澄為内常侍穆宗暴得風恙與元節度使裴度三

疏請立儲嗣宰相李逢吉亦請立敬宗為皇太子時守澄掌樞密自穆宗不愈事權益隆翼城人鄭注自言能為黄金藥服一刀圭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後能使老年人如壯男子守澄得是藥頗効嘗神而親之注又有奇辯言必通夕出入禁中無時於是李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注日與守澄通令守澄潛結敬宗於東宫且言逢吉實立殿下敬宗深德之逢吉既内倚守澄之助而外又有門館人張又新李續之輩為籌畫即廣進虚薄

邪佞之徒置於班級謂之清流自承郎已下多以黨進又新與績皆逢吉黨僚也

後唐安希倫為内官長興二年夏被誅以其受樞密使安重誨密旨令於内中伺帝起居故也

恣横

周禮建寺人之官掌女宫之戒自兹厥後命數寖隆宣帷幄之勤豫臺省之務其有任居要近性異專良忘戢慎之規昧真素之理專與奪之柄總營衛之威謝任恩

親光寵支附非復掖庭黄闥之職正内永巷之任亦有忌刻不顧崇侈滋豐獨坐之謗以興鈎黨之誣斯起招釁罹患蓋自取焉

豎貂齊人魯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於貫服江黄也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

秦趙高二世時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

入朝奏事毁惡之乃說二世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於高高後欲為亂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黙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為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被加也音皮義反餘具内臣害賢門

後漢孫程順帝時為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

左悺擢綰二音桓帝時為小黃門史以誅大將軍梁冀功遷中常侍與單超貝瑗徐璜唐衡五人同日封侯故世謂之五侯超疾甍具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兩或作雨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兄弟姻戚皆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正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内太守悺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黄浮按宣罪棄市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

侯覽桓帝時為中常侍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小黄門

叚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靈帝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塚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虜奪良人妻畧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没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也御進覽遂誣儉為鉤黨夷滅之

曹節靈帝時為中常侍以定策迎帝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黄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黄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累轉大長秋熹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覧多殺黨人公卿尸禄無有忠言者節女婿馮方上章言尚書郎桓彬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布為酒

黨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節大怒劾奏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張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黄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均上書言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其源皆繇十常侍宜斬之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靈帝以均章示讓等復重

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均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覧所為帝乃止

蹇碩為上林校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大將軍何進乃與諸常侍共説靈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

之進亦不往

魏張當齊王時為黄門齊王正始末大將軍曹爽專政常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皆與曹爽為伎人

後魏劉騰孝明時為中常侍中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乂以騰為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為外禦騰為内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决於

又騰之手八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顔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歴日不能見者

北齊陳德信後主時與數十人並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甲正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神虎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内臣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為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有言

唐李輔國肅宗初為殿中監嘗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後遷兵部尚書驕恣日甚求為宰相帝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冕曰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及代宗即位輔國與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横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

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

程元振代宗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為中郎既誣搆襄陽節度使來瑱坐誅宰相裴冕貶施州刺史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察使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

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代宗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侍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為附學士厨料朝恩恣横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必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門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劉清潭為内侍監大歴十年九月代宗命齎金帛萬計

宣慰河北諸軍清漳所至耽嗜宴會頻稽程期甚沮人望

楊志廉德宗時與孫榮義代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晉寵之徒利其納賂多附麗之

田全操文宗時為辟仗使太和二年五月休祥坊百姓三百人竝於光宅坊西接宰相訴云當坊右龍武軍飛騎地勑賜百姓已久不出地課經今四十年被田全操

並刼徼索逡巡全操命角舩者五十人分捕所訴者遂
擒於通衢良久方散後數日帝以其地為百姓居業矣
不欲仗集因賜左右三軍錢各一千五百貫充當軍給
用其休祥坊官地復盡歸於百姓
仇士良為左軍中尉開成三年正月甲子宰臣李石遇
盜於是石求出鎮除荆南節度使癸未石謝官便發赴
鎮石與士良比相疑阻石之遇盜人多疑之以士良摠
兵密近恃權恣横帝多姑息之故石忿遂赴鎮錫宴皆

不及於嘗等

田令孜僖宗時為觀軍容使中和三年天下兵馬都監楊復光卒於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頭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等各以其衆散去復光兄復恭知内樞密令孜以復光立破賊功憚而惡之故賊平賞薄及聞復光死甚悦復擯復恭罷樞密為飛龍使

楊復恭昭宗時為内樞密使初復恭以文德元年冊帝於藩邸及自監國即位恃勲多養假子時帝大政咸訪

於宰臣尤忌復恭專柄帝元舅王瓌亦見委任復恭惡其導達外事奏授瓌黔南觀察使溺於吉柏江
後唐楊希朗復恭其叔祖也莊宗時為學士使恃寵用事先是條制為朱氏時權豪强占人田宅或陷害籍没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希朗自復恭獲罪伯仲竄迹太原武宗莊宗時皆中涓任事至是宦官方盛人皆畏避希朗治復恭之舊業田宅宰相趙光裔留勑不行言復恭謀亂山南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洗安得治認田園

尤不可與偽朝枉害為比希朗聞之泣訴於帝因令自見光裔言之希朗陳訴十餘紙言吾祖雖獲罪於前朝當時蓋強臣掣肘國命不繫天子及行喻梟首天子顯降德音昭雪今制書尚在公博通故事安得謂之未雪乎叔祖彦博洎伯仲連為監獲者數人何也漸至聲色極抗光裔方恃名望忽為所折悒悒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摭他事危不自安病疽而薨

張居翰為樞密使時蕭希甫知制誥有詔定內宴樞密

使坐宴否希甫以為不可坐居翰聞之怒召希甫責曰據子所言有何按據老夫事過三朝天子逮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憑何所見有此橫議如有按據即具奏聞希甫無以對繇是居翰及李紹宏等切齒怒之宰相豆盧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為駕部郎中

譴責

周官寺人列職於正內漢制常侍分仕於黃闥自茲厥後名數寖擾或兼摠於官常亦閒領於兵政若奉命之

不謹曁行已之違方官謗既興吏議攸屬自貽譴累用

干刑書采諸簡編咸用論次

漢許廣漢武帝時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廣漢部索（部分搜索罪人也）其殿中廬有索長數丈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論坐為鬼薪輸掖庭

石顯元帝時為中黄門累遷中書令成帝即位以顯為

長信宫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史條

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
鄉憂懣音悶不食道病死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累遷長樂太僕倫初受竇
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帝親萬機勅使自致
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籍建安帝時為小黃門監太子家太子廢為濟陰王傅
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
坐徙朔方

黄龍為中常侍與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及阿母宋娥等更相貨賂求髙官增邑又誣罔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貝瑗桓帝時為中常侍封東武陽侯司隸校尉韓演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

侯覽靈帝時為中常侍累遷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䇿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張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靈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讓等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後魏趙黑獻文時為侍御典監藏累遷侍中與選部尚書李訢有隙訢列黑為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

綬百司所典與官竝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為門士

王遇孝文時為中散累遷華州刺史封宕昌侯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帝對僕射李沖等言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果爾遇合死也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

符承祖為侍中知都曹事初文明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削

職禁錮在家授惇義將軍佞溺子月餘遂死

王温孝明時為左中郎髙陽王雍既居冡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

唐程元振代宗時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寳應軍使專掌禁軍吐蕃黨項入犯京畿車駕幸陜州太常博士栁伉上疏切諫請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及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時與御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

所彈詔長流溱州百姓

吕如金憲宗時為翰林使元和四年杖四十配恭陵行至閿鄉而卒如金以密書請託於鹽鐵使李巽故有是責

吐突承璀為左軍中尉鎮州王承宗叛以承璀為鎮州以東招撫處置等使及罷兵班師仍為禁軍中尉諫官段平仲等抗疏極論承璀輕謀獘賦請斬之以謝天下

憲宗不獲已降為軍器庫使俄復為左衛上將軍知内

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光取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以求方鎮事連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使

吐突士昕敬宗時與武自和俱為中官寶歷二年入新羅取鷹鷂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咸以受新羅聞遺不進獻故也

楊文端與李孝温俱為内養寶歷中送幽州春衣節度使朱克融嫌踈弱執之以聞敬宗特優容别命中人宣諭仍更賜衣服流文端崇陵孝温元陵

劉承偕以穆宗長慶中爲澤潞監軍頗恃恩權嘗對衆辱節度使劉悟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軍衆因亂朝廷不獲已貶承偕

楊叔元爲興元監軍文宗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事因叔元以言激之温造代絳盡殺亂卒叔元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配流康州

田獻銛爲閤門使咸通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

門進狀論郭淑妃弟郭敬述陰事懿宗怒甚杖殺殷裕以獻銛受殷裕狀奪紫配橋陵

貪貨

夫天象著明四星侍於皇位周官作則五人典於正內沿襲既多登用亦廣增金璫石貂之貴豫紫闥清禁之謀有匪其人不稱是職因緣權寵寖恣驕貪前史必書不無其迹後人斯覽足戒其非

齊夙沙衛寺人也魯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

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漢石顯為中書令貴幸傾朝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賂遺謂百官羣下賂遺也訾與資同

後漢李剛為中常侍順帝即位剛等及中常侍黄龍楊位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

高梵為中常侍坐贜罪減死一等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財遺以巨萬計

王甫為中常侍渤海王悝既貶為癭陶王後因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桓帝遺詔復為渤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誣奏大逆迫責自殺

張讓為中常侍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諠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

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嘗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佗字伯朗一云以蒲萄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後魏李堅高陽易人也宣武初為太僕卿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王質者亦高陽易人高祖時為瀛州刺史所在受納家產巨萬

劇買奴歴位幽州刺史是時有李豊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資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殂後乃漸衰矣

劉騰孝明帝時為秋卿滎陽鄭雲諂事騰貨騰紫纈四百疋得為安州刺史

唐牛仙童為內謁者監玄宗開元二十七年以坐贓杖殺太子太師蕭嵩坐累貶官制曰王者立法所貴無私有過必懲古之令典太子太師蕭嵩累踐清資嘗居重

任身寵茅土家榮姻戚人臣之貴莫二止足之分當知曽不是思乃行非道城南别業地即膏腴畝直千金葢謂於此遂將數頃輒遺仙童名位若斯恩遇亦甚昵於庸竪更欲何求静言其情深所未諭但以經任使措在朝廷自不飾覲良用驚聽豈可輔導太子頡頏正人宜從貶出以肅紀綱可青州刺史仙童又與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財貨交通制曰張守珪本自戎行夙承任遇去歲軍務失實乃命謁者監牛仙童宣諭朕意輒便結託

凡細令其詭詞賂以百金萬之數口恐懼邊塞或容苟
求遺謁軒墀何不早自披露用玆奉國昜以為顔猶念
舊勲俾從寛典可括州刺史
輔璆琳天寶末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等陳安禄山反狀
玄宗潛使璆琳送柑子於范陽賜禄山私候其狀璆琳
受其重賂還固稱無事後賄賂事泄玄宗怒因祭龍堂
遺備諸供責以不虔遂命左右撲殺之
馬日新為内常侍代宗廣徳中江左右荒詔日新領汴

滑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賦蕭廷蘭時人怨訴逐之而刼其衆

郤光超德宗初加李希烈淮南節度使令光超授之節希烈遺之僕馬及縑七百疋事發杖六十配流自兵興以來中貴用事宣傳詔命於四方不禁其求取旣鞭郤光超四方節度有以貲例賂中官者皆不敢受

朱如玉爲内給事貞元初使於闐國得大珪一玉珂珮五副玉枕一玉帶胯靴帶胯各三百具玉簪四十枝玉

合三十玉釧十具杵三及瑟瑟三百斤并金銀寶刀鍛琢樂等如玉稱是假道回紇遂隱藏之奏曰悉為回紇所奪及是為其下所發搜獲在法絞論減死杖一百流恩州

薛盈珍憲宗元和中代北營田水運使薛謇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中貴人盈珍有權力於元和初謇以族人附進盈珍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朱超晏王志忠皆品官為五坊監多縱鷹隼入富人家廣有求取憲宗知之立召晏忠二人笞二十奪其職

劉希光元和中為弓箭庫使受羽林將軍孫璹之錢二十萬為求方鎮又每年嘗受靈武庫衣糧六十分事發賜死籍其家財

吐突士昕武自和皆中使也敬宗寶歷初入新羅取鷹鷂咸受其間遺不以進獻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

王踐言為四川監軍節度使李德裕加徵滅人三十萬貫緡因踐言赴闕盡以餞行及踐言為樞密使德裕果為宰相

李國澄為大原監軍時李德裕為本府司録參軍時謂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閫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闕國澄初為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九